东盟文艺

统筹：寒川

第431期　新加坡篇

组稿人：寒川

猫的天堂

●林中霞

自序

童年在美丽的淡滨尼乡村度过，对蕉风椰雨、花花草草，就有多一份的钟爱。那是让我崇敬的大自然！除此之外，对与我们同生同在的猫狗也是我最好的童年玩伴，尤其猫！记得有只可爱的小猫，牠竟然陪我长达21年，远远超过猫的天年！这叫我最难忘。牠离开之后，我不再养猫而开始画猫。

几个月前，我在盛港图书馆也举办了一个简单的画展，就展出了20几幅猫的画作，那是写猫的生活面面观，包括牠的饮食起居与经历，我以猫来反映我们人的生活，把猫人格化，希望画作能唤醒人们关爱动物，关爱猫狗，因为那是生命。猫猫狗狗都有感情，猫喜欢贴着人，狗喜欢人的抚摸！牠们都有“人性”，是人最好的朋友！我们应该爱护牠们，保护牠们。

我是南洋美专的毕业生，也是中华美术研究会、新加坡艺术协会以及新加坡水彩画会的会员。目前在人协旗下的民众俱乐部与居委会当美术指导员。我也在365防癌协会以及飞跃辅导中心当美术指导员。

我相信美术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素质，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！为猫出画册，感谢猫陪我度过美丽而略带苦涩的童年；与此同时，我也希望大家更爱护动物，保护动物是我们人类的责任！

序

●吴莲珠

去年的某个下午，高中同学全芳梅传来一个水彩老师的脸书联系资讯：听说你退休要学画画，这个老师教学经验丰富又住在东部，好像是在加冷一带，你可以直接联系她，跟她学画。2–3个月后，我就报名参加她一次过的讲习班，然后才买文具与画笔，彻底改变角色，当起“老学生”来。

林老师是天生的老师，性格开朗，爱画画，爱说笑。她的课是每个星期排满满的，我是插班生，也是“见缝插针”从一个空位“穿”进来的。她善于应用贴切生动的形象比喻来教画，讲课示范的语言幽默风趣，叫学生听得喜滋滋，画得乐哈哈。

从事教画20几年，林老师从不言倦。她为癌症康复者教画，为民众俱乐部、为居委会教画，勤勤恳恳，默默耕耘，桃李满天下。她很爱动物，尤其特爱猫，不管是波斯猫还是新加坡猫，不管是家猫还是野猫。因此她为她画的猫开《猫的天堂》个展，这在本地画家中还是个破天荒，绝无仅有的。

学无先后，达者为师，仅以此文为我的水彩老师作序。

那年八月

●寒川

不再打石风化日子
祖辈越海，从南安移居金门
长不出稻米的土地
长出了高粱
却也留不住子孙
飘洋过海
下南洋

回想少年时在田埂山间
牵着的耕牛是不可替换的家当望海
知道尽头的远方
也有一座海岛
是招引的手
温饱不用说，还可以
汇钱回家乡

离乡后的日子
有风有雨，更多的是阳光
父亲以宽厚的肩膀
结实的双手
在海外筑起幸福的家。从此
海的另一端
家乡，成了异乡

那年八月，父亲走了
榜林村口的那一尊风狮爷
不忘指引离乡半世纪的小男孩
中秋节归来
在无人居住的古厝里
当年的身影
已是一页空白远去的历史

追忆中秋

●吴美兰

小时候除了农历新年外，最期盼的是中秋节！

住的村子远离嚣闹的市区，然而中秋前夕，整个村子散发弥漫着浓浓化不开吹不走的气氛。记忆犹新，当时淳朴的村子里有延续祖先“拜月娘”的传统习俗，供奉的祭品除了月饼外，还有不少水果、茶叶及甜点，一般供桌是摆放于大门口中间的庭院。

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当晚，月亮圆满皎洁，家家户户早已准备月饼、水果、菱角、芋头、柚子及瓜子等充满吉祥寓意的食品准备拜祭月亮。祭品摆好后，家中最年长的开始点燃清香，然后带着一家大小磕头对着月亮叩头祭拜。完后，一家人搬桌子，椅子，小凳子集聚在院子里，吃月饼、嗑瓜子、吃柚子芋头、赏月，天南地北庆团圆。

大人们在吃饼赏月话家常时，最叫小家伙们兴奋不已的莫过于“提灯笼”了。那个年代物资匮乏，除了村子里杂货店售卖的简朴纸灯笼外，我们提的灯笼大部分还是哥哥们“就地取材”为我们制造的，有饼干铁罐橇开后制造的灯笼、柚子灯笼等。月亮又圆又大时刻，村子里的"大鬼头"开始敲打着破铁桶，“咚咚咚”的声响透过树梢，穿过椰林乡径，传至每个早已准备好灯笼，蠢蠢欲动的小朋友耳朵里，于是在树胶园乡村小径集合后，大家浩浩荡荡以长长的人龙绕着村子挺进，年龄稍长的则出尽牛奶之力拚命敲锣打鼓(破铁烂铜)，让气氛更加沸腾起来！

有时近百来人，穿过田野，穿过果园，穿过羊肠小道，在皎洁明亮月光照射下，一面提灯笼，一面点蜡烛，一面笑闹嬉戏！直到月亮娘娘羞涩地躲在浓郁黑重的云层里不肯出来时，大家方依依不舍各自回家睡觉。

乡村的生活简单纯朴，生活宁静朴实又简单的。然而，在我记忆里头，村子里的中秋节是最温馨美好的，它给我的感觉不仅仅是一个传统节日，更多的是浓浓的乡情，一种非常难得的“甘榜”味道还有遵循祖先坚持传统习俗的一份情，那种无法刻意拥有和强求的精神物质，它体现了乡村里每家每户难得的凝聚力及和谐，不止是家的温暖，也是整个村子的和睦相处，不拘小节，你来我往。

明天是中秋佳节了！疫情之下的中秋前夕，阿兰祝愿大家秋高气爽，圆满如意，事事顺心，喜悦无忧，阖家幸福！

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！

忆姑姑

●王虹宇

清晨四点多开始下雨，起初滴滴答答在窗前，一颗一颗极深沉地打在心上，后来离开睡房到厅里，雨势倒越发的大了，身前身后四周围连同天与地，绵绵延延都是雨声，如呼唤，如叮咛。

雨声扑扑展展的，往事也漫卷而来。对姑姑最早的记忆，是七八岁的童年乡下。那时她已出嫁，儿女成行，每年夏天都回来看望祖父，或长或短的回娘家。

平凡日子里，姑奶奶回乡是件大事，每当姑姑回来，也唯有姑姑回来，祖父或者小叔叔才会去赶集，割肉买菜。母亲才会大灶大火，煎炒烹炸，一样样一盘盘。其实说到底，也不过就是葱头土豆蒜苔芹菜，但却异常的喜庆郑重。

即使是简单的白菜，我看见母亲，把整棵大白菜，一层层剥出小小嫩嫩的菜心。菜帮两边窄窄的嫩叶缘切去掉，白白嫩嫩的菜心帮儿切成等寸宽的一条条，再用斜刀法，把一条条偏切成菱形方块儿，嫩叶也切成菱方片儿。热锅下肉丝，草柴烟灶，爆炒的香气，嫩菜帮儿下锅翻炒，乡下粗盐，酱油点染，浓郁的肉香夹着水嫩的清香，炒熟将出锅时把嫩叶子丢下去滚一滚，装盘，上桌。

饭桌在祖父房里炕上，听得见人声，若是姑父一起来，门缝里便少不得也有酒香飘出。我在院子里、窗台下，聆听因一个人的到来，为平常农家院落投进的不一样，有远方，有亲情，有神圣。有时候姑姑会开门走出来，大声阻止母亲再做菜，也叫她一起进屋去。姑姑声音铿锵又明亮，她是我听过的第一个直接呼唤母亲名字的人，而不是乡下人平常叫的“三婶”、“三嫂”。在她的呼唤里，母亲就是母亲，不是某种附属。

那时有客人来，小孩子不许上桌，即使母亲也不行。但是饭后，客人们吃剩下的，饭桌撤下来，母亲不收去留给下顿的那些，我们可以吃，无论如何，即使菜汤儿，味道也与平时大不同。以致多年以后长大，我都喜欢把白菜切成如母亲那样的四方菱形，感受平凡日子的不一样，以及那种平白的郑重。但是离开农家院落铁锅柴灶，一样的炒法，却从来没有过那时的味道。

乡下人的味道，除了饭菜，也还有淳朴的热诚。姑姑回娘家，不但祖父每天眉开眼笑，一族半村几十户的叔伯姑婶们也都络绎来看她，在堂屋在院子大声说笑，很多家也都特别请她去吃饭，乡下预备一桌饭菜并不容易，却是最淳朴的情怀表达。姑姑说，她回来就为看祖父，吃什么都不重要，有时候去别人家吃一顿两顿，都是为了让母亲歇一歇，她说母亲人太实在，待她诚，让她不忍心。乡下多少家姑奶奶和弟妹嫂子都吵架，吵到怎么样地步的都有，但姑姑和母亲却处得最好不过了。

只是那时候我特别怕生，每次姑姑来了，明明心上也亲也好奇，却都不敢看不敢见，只要一听到她的声音就赶快跑到藏到远远的人找不着的地方。记得某天午后，屋子里院子里都特别安静，连同老杏树繁盛的枝条也没有风，天地都无声。我立在正屋外面窗台下，呼唤屋里的祖父，问：“我们家的亲戚，是不是走了？”，就听到一声响亮的回答：“我还没走呢，还在这里！”，我被更大的惊吓到，待到姑姑开门走出来，我早又逃跑不见了。

就那么一年年长大，一年年她短暂的但是热闹的回来，慢慢也听她说一些故事。说父亲小时候像女孩儿一样胆小，去了一天学堂就怕得不敢再去了，不敢跟祖父说，拽着衣角哭哭啼啼跟姑姑说。姑姑于是每天拉着他的手去送他，送到了看着他进去，还要嘱咐那些调皮捣蛋的大孩子不要欺负他。待到放学时，又去接他回来，直到18岁她自己出嫁。她说从小儿所有兄弟之中，她就是最疼父亲，虽然并不是一个母亲生的。

那时我才知道，祖父原本有一位祖母，但很年轻就病故了，留下大伯父、二伯父和姑姑。祖父后来再娶亲，又有了父亲和小叔叔。姑姑比父亲大六岁，难道她自己不想一起上学读书吗？！也许她把读书的渴望都寄托在父亲身上。不仅是小学，直到父亲在北京读大学，饿叽时代，缺钱缺食，总是跑到姑姑那里去。那时姑姑，要齐刷刷养育自己的四个孩子，却仍然牙缝里挤出来口粮，喂饱父亲。

爱屋及乌，姑姑对父亲的疼爱，也蔓延到母亲和我们身上。记得她每次带回来表哥表哥甚至第三代穿不了的衣裳用不完的文具，为我们带来欢乐涟漪。弟弟小时，如乡下孩子一样每年夏天都常常光屁股，自从穿上姑姑带回来的套头衫，他就不肯脱下来。而那时正在读中学的我，刚刚发育的青春期，表姐们甚至都没有穿过的时兴衣裳，是我人生关于美丽的第一波记忆。

虽然没读过什么书，但姑姑豁达敞亮，一生处事，论亲也论理，理在亲之先。多年后，祖父曾经因为赡养事把大伯父二伯父告上法庭，为祖父出头，姑姑有豪横时的豪横，泼烈时的泼烈，甚至因此与至亲兄长决裂，宣布彼此至死不见。她从此别了儿时院落，未再省亲，每年按时把祖父接到自己家中去住，以尽孝心，直到祖父不在。祖父临终，大伯父二伯父不肯给姑姑消息，拒绝接她回来，远方的姑姑果然也言出必行，咬碎钢牙，吞了血泪，孝而未送，断了归乡。

所幸不久之后，父亲母亲便从乡下搬到城里，父亲成了姑姑唯一的娘家。逢年过节，长辈晚辈之间常有走动，姑姑有个好特别的习惯，喜欢吃茶叶，干的茶叶直接放进口里嚼，每每遇到好茶大家总是首先想起她。她一说话就是茶的味道，岁月在这味道里也浓酽也清淡。当我在北京读书，她一遍一遍的打电话，每每要我周末去她那里吃饭，她说就好像当年父亲来一样。数十年，自我第一次见她，她就是齐耳的短发黑卡子，一根根一缕缕地染霜变白，仍然是一头短发。她做了祖母，再做曾祖母，一代代从膝下长过肩头。

那一年我要来新加坡，学院要求银行证明，父亲一时没有那么多钱，姑姑把自己的垫进去，我才成行。那一年女儿出生，父亲说是因为姑姑不断的说：“去帮帮她吧，帮帮她吧！“，父母才飞越南来。那一年我短暂回国，匆匆去看她，她早早立在北京的秋里，胡同口等。还是我儿时记忆里那样的身高身影，还是一开口的铿锵敞亮，远远的呼唤我，仿佛当年大声的呼唤母亲，那么热闹，那么生动。父亲说我们都是王家门的姑奶奶，但这一次是轮到我归来省亲。

多想，多希望，多几次这样的归来省亲，千万里亲情牵挂，知道她等我在胡同口，北京的秋。

八月中接到姑姑急入加护病房的消息，不能食不能语不能行，表哥说这已是第四次中风，一段时间以来多次无缘无故摔倒，小心了再小心仍然不能。家人医生都尽力，但病疫期间禁止探视，两相隔绝，最煎熬。负责照顾的护工说，不能说的姑姑一直以各种方式表达让儿女来接，她要回家。父亲先就痛哭不止，预感牵了一辈子的手，大约眼看将将要放开。两家人之间负责联络跑动的是小弟弟，那一年他穿上套头衫的样子仍然历历。

生命的奋战将近一个月，理性放弃的是医生，肺部向衰，呼吸艰难，行到水穷处，终究无逆转。姑姑的心愿也是家人的心愿，九月中从医院回家，所有亲人都来探视，所有该见的，全部都见到。万水千山，一线电话，表兄视频里的姑姑，还是从前轮廓，插着鼻管，羸弱在床。四周围聚的亲人无一不哭泣，父亲说姑姑清醒只是不能表达，大海重洋外一声声泪雨纷飞的呼唤里，看见姑姑勉力向我睁了睁眼，亲情浓烈，无言相望是相别，无言里有万千叮咛，这一世的呵护。

再坚持三日，中秋节前圆满归去，把佳节正日留给亲朋儿女各自去团圆。

除了自己难过，其实也要顾着父亲。七十余岁送八十余岁，从小儿便依恋便爱跟姑姑哭的父亲，老泪纵横，悲痛欲绝。父亲写了祭文，历数自儿时到长大、自盛年到晚年，数十载相依相亲，点点滴滴，血脉浓情。他不能让人代替，坚持自己在灵前诵读，合着涕泪呜咽，在场所有人都感动悲戚一起落泪，红亮火焰焚送进，北京的深秋。红亮里有姑姑的笑容，热烈的，温暖的。父亲说姑姑长得像自己的亲生母亲，我也才更懂了，那些年她来省亲，祖父那别样的欢慰。

不愿单纯当做是悲哀，愿意回到儿时的院落里，那个静静的午后，听她一声响亮的回答：“我还没走呢，还在这里！”

后记：

从清晨到傍晚，文字艰难。雨水也时大时小，淋淋漓漓一整天，低语对话般的，陪伴。

时逢中秋，万家团聚的日子，我的心上在送别不舍里也有盈盈的快乐：姑姑去了祖父身边，相信她在另一个世界也见到了亲娘，可以好好的尽情的回娘家。